

封底

多年的记者

段心强

FENGCUUNDUONIAN
DEJIZHEDANGAN
(下)



段心强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封存多年的记者档案

(下)

段心强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6)
第四章	(43)
第五章	(53)
第六章	(65)
第七章	(73)
第八章	(81)
第九章	(101)
第十章	(111)
第十一章	(118)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52)
第十四章	(175)
第十五章	(205)
第十六章	(213)
第十七章	(234)
第十八章	(241)
第十九章	(249)
第二十章	(256)
第二十一章	(261)
第二十二章	(271)
第二十三章	(290)
第二十四章	(310)
第二十五章	(330)

第二十六章	(344)
第二十七章	(360)
第二十八章	(377)
第二十九章	(398)
第三十章	(411)
第三十一章	(423)
第三十二章	(436)
第三十三章	(445)
第三十四章	(456)
第三十五章	(467)
第三十六章	(485)
第三十七章	(490)
第三十八章	(509)
第三十九章	(515)
第四十章	(532)
第四十一章	(540)
第四十二章	(548)
第四十三章	(561)
第四十四章	(572)
第四十五章	(577)
第四十六章	(591)
第四十七章	(597)
第四十八章	(603)
第四十九章	(628)
第五十章	(642)
第五十一章	(654)
第五十二章	(668)
第五十三章	(683)
第五十四章	(690)
第五十五章	(698)
第五十六章	(709)

第五十七章 (724)

第五十八章 (742)

第五十九章 (750)

第六十章 (762)

第六十一章 (768)

第六十二章 (795)

第三十章

“文倩，拿酒。咱们喝它个天旋地转，江河倒流。”李本仕一反常态，改变了在家里不喝酒的习惯，一半是命令一半是乞求地说。

冷小月正好来到李家门前，按了按门铃便推门进来，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便问李本仕：

“有什么喜事？我也来凑个份子。”

“喜事？”李本仕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冷小月，心灰意冷地说，“喜事还能来到咱我李本仕身上，下辈子吧。”

“小月姐来啦，坐下吃饭。”王文倩从厨房里出来，热情地招呼冷小月，给她搬了个凳子放在饭桌旁边。

“嗨，本仕哥的变化真大呀。”冷小月坐在饭桌边想，心里十分难受，“他时而沉默，时而激动；时而像绵羊一样柔顺，时而像雷电一样发怒暴跳；有时想无声无息地了此一生，有时那残留的奋越的生命之火又在他心灵的隐蔽处燃烧。他现在仍然觉得，只是满足不去追求，只是沉默不去奋争，只是逍遥不去拼搏，这都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我要抓住这一点，使他燃烧起拼搏的熊熊烈火……”

“吃饭啦。”王文倩把菜上齐，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故意大声地招呼冷小月和李本仕吃饭。

王文倩清楚地感到，人生的苦恼使她丈夫厌倦了，工作的重担把他压垮了，他需要在友谊的温馨中静养，在朋友中间再生。而冷小月的安慰，在李本仕身上如同一针针镇痛剂，能够暂时止住他那颗心被一颗颗沙砾磨擦造成的痛苦，成为他在失望和痛苦中的一个“避难所”，使他那颗被吴德才折腾得摇摇欲坠的生命之星，得到了一定的支撑。因此，王文倩有事没事都给冷小月打电话，邀请她来家里吃饭或者聊天，并尽量留她多坐一会，帮助李本仕多消磨一些时间。

冷小月领会到了王文倩的用意，也就尽量挤时间到李家作客。这天晚上，冷小月应邀来到李家，故意和王文倩一唱一和，把吃饭的气氛搞得十

分活跃。大家吃过晚饭,王文倩忙着收拾家务,李本仕与冷小月在客厅里聊天。他们谈到春城市的现状和未来,心里都是一片乌云,情绪十分压抑。王文倩看到这种情景,放下手中的活计,迅速来到客厅里,倒了两杯不同的好茶——一杯是冷小月喜欢的西湖龙井,一杯是李本仕爱喝的信阳毛尖。她把茶水分别送到各人的面前后,故意没话找话说:

“我给已经沏好了两杯你们喜欢喝的好茶,请你们各取所需,慢慢品尝。我忙完了厨房的活以后,就去辅导咱们小宝学习,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叫我,哈。”

“好,文倩,你忙去,我跟本仕哥探讨一个问题。”冷小月目送王文倩去干自己的事,然后看了看李本仕,谈出一个观点:

“本仕哥,我知道,你工作中有许多不应该有的困难,这些困难又严重地羁绊着你。可是,社会上的复复杂杂,机关里的是是非非,工作中的磕磕碰碰,家庭里的纠缠缠缠,谁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当然,在困难面前的苦恼是正常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一个软弱的人,会把苦难当成深渊,而一个坚强的人,则把苦难当成一座学校。所以,我真诚地劝你把吴德才给你设置的困难当成科研课题,从中增加自己的智慧,寻找破除难关的方法,当成你继续攀登高峰的一块坚固的基石。”

李本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冷小月的这个理论虽然是从过去许多人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但对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不是放至四海而皆准的,因此,他非常苦恼地说:

“小月,凭我的实践证明:你这个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使用。比如,我要把目前的困难当成一条船,但需要有水才能扬帆行驶。可省、市两极领导人被他迷惑住,盲目地相信他一个人,不支持正确的东西,我的这条船被搁浅在没有水的沙滩里,很难动啊。吴德才就是利用这种情况,给我设下一个个障碍,一眼眼陷阱,企图叫我一步走错,绊倒在途中;一脚踩空,掉进陷阱里去。另外,他还组织庞大的队伍,像一条条长长的锁链一样,紧紧地拖在我的背后,不管我走到哪里,这条锁链一直拖在后边,既拽不断,又割不去,甚至用刀也砍不掉。这一条条锁链随时都准备把我绞死,让我每前进一步变成我人生的最后一步。这就逼着我对他们要时时刻刻防御,根本干不成事。这样混一届副市长,我怎么向春城市人民交代?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待?”

“你说的困难都是客观存在,我相信。”冷小月勇敢地面对现实,但她没有屈服于现实,非常坚定地说,“可你忽视了一个重大事实:我们的最高裁判不是市委书记,也不是省委书记,是党中央。”

李本仕相信党中央,但这并没有使他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考虑了目前的政治生活状况,非常实际地说:

“我相信党中央在惩治腐败上是非常坚定的,如果把我与吴德才的问题列入党中央的处理日程,我相信吴德才必败无疑。但是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我们的问题怎样反映到党中央?什么时间才能列入处理日程?我们就是公开向吴德才、高首万、怀志刚宣战,也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我的身体又这么差,已经无法打‘持久战’,恐怕上边还列入不了日程,我自己就彻底退出这场‘战争’了。其结果必然是我在春城市什么也没干成,还落一个失败者结束一生。这样,我们的后代会诅咒我的,而且诅咒得很有道理。”

冷小月被李本仕的一番肺腑之言深深打动,这使她忽然想到田野里农民耕地的情景。李本仕就像是那划破土地的犁头,要在春城市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苦心耕耘,不开发出一片松软的土地,他是不会拔出来的。然而,吴德才使他这个犁头受阻,他已无法向前冲击,因而痛苦不堪。但为了不让李本仕钻进“牛角尖”里,冷小月苦思冥想许多道理,然后语重心长地安慰他说:

“本仕哥,我一直很欣赏这句名言:碑是站立来的路,路是铺设在地上的碑。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做了什么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在人生的碑上刻得一清二楚;不管走的是正路还是歪门邪道,都会在人生的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历史都会作出真实的记录。对你和吴德才,春城市都记着一本清晰的流水帐呢。”

李本仕知道这个道理,但他还没有考虑自己在铺在春城大地上的碑里要写什么样的文字,只想兑现自己向春城人民许下的承诺。因此,对吴德才千方百计破坏他兑现承诺的行为,感到愤怒、烦恼、悲伤。这种痛苦要比丧失已经实现的理想和追求——即使这种理想和追求很完美——所引起的痛苦都要强烈得多,留下的伤痕要难以治愈得多。因此,他非常不冷静地说:

“这个我相信,时间会澄清许多事实,历史会真实地记录每一个人的

踪迹。但我要的不是这种死后的公道，而是活着能为春城人民办几件实事。我忧愤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吴德才一伙人竟然能够视财如命，受贿贪污，腐败执政，饰词媚上，狡言欺下，专搞形式，毫无实效，营造一种极坏的风气。在他的手下，实心干事者，寥寥无几；不管大局而顾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他们不但自己不干实事，还不叫别人去干，这叫我怎么能接受得了？！”

李本仕的这些话使冷小月想到中国历史名剧《牡丹亭》，并从中悟出一个深刻而新鲜的道理：

“本仕哥，你别不平衡，历史一直就是如此！你记不记得《牡丹亭》中的这么一句名言：成人不自在。我认为汤显祖的这句话说得十分深刻，耐人寻味。你想想看，做一个鬼，在黑暗的世界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可作社会中的一个人，有许多规章制度，还有不少清规戒律，而且还要防备一些坏人的攻击陷害，偶尔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一时一刻都自在不了。再引申一下，也可以这样理解：作一个大搞不正之风的人鬼，可以任意胡来：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吃唱嫖赌，在一定的时间内是自由自在的，但做一个正直的人，有许多纪律限制，有一些人在那里故意制造障碍，还有一些人在那里恶毒攻击，使你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很少能有自由自在。联系我们的现实生活，吴德才鬼，大搞不正之风，有钱有势，自然就暂时的自由自在，而我们这些人，既要想方设法战胜困难，又要尽力防止别人伤害，哪还有什么自由自在？”

李本仕佩服冷小月博览群书，而且能够从中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他自叹不如。李本仕忧虑的是在吴德才干扰下，他对春城人民的承诺将不能按计划兑现，因此十分焦急地说：

“我作为一个副市长，对人民的承诺虽然不是金口玉言，也应该算数。我本来对实现自己的承诺信心百倍，觉得完全能够兑现，可叫吴德才一搅，把我的承诺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空话，使我不得不重新打开人生这部巨著中已经合上的书页，不得不废除我经过长时间设计而定下来的一些重大工程，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命运怎么给我配搭了这么一个品质恶劣的伙伴？”

冷小月清楚地看到，李本仕已经陷入痛苦的深渊，过分的痛苦剥夺了他的一些唯物的观点，使他原来的一些正确的认识扭曲了很多，因而，她

决心帮助李本仕解脱痛苦,十分深情地说:

“你说的很对,吴德才的问题确实严重,他每爬上一个台阶,就要迫害为他筑造台阶的人。与这种人为伍,确实会给你带来许多困难。可要把话说回来,社会上没有‘世外桃源’,永远是好人与坏人共存,悲剧与喜剧同演,而且吴德才不是咱春城市的‘特产’,其他市没有吴德才,会有王德才、孙德才,大同小异。船只在海水的颠簸中磨练这自己的性格,海水在船只的疾驰中测量着自己的脉搏,让我们在有吴德才搅和的生活海洋里磨练自己的性格吧。一个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躲在哪里,怎样躲避,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能够避免与自己的理想相反的事实。你既然有自己的理想,就要准备过不理想的生活。你看看那窗外的月亮,经常被污浊的浮云紧紧地遮盖着,不让它露一点脸儿。可月亮从不心灰意冷,而是在那里耐心地忍受着,等待着,一直保持着自己明媚的光辉。一旦天空清除了黑色的雾障,它依然明媚如初,光芒四射。人们因为盼望月光已久,要见到它的心情格外急切,对它四射的光芒特别欣赏……”

李本仕听了冷小月苦口婆心的劝说,脸上的皱纹稍微舒展了一下,但心上的疙瘩仍然没有解开,他非常困惑地说:

“我一向淡泊名利,已没有学者的忧愁,那是图名;没有文人的忧愁,那是幻想;没有政客的忧愁,那是野心。出名不出名都无所谓,只要让我能够好好地干事就可以,这个要求不算太高吧。可现实与理想相差得太远,使我有一种受骗的痛苦。现在,我承认自己在与不正之风搏斗中惨败,也不想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作最后的挣扎,只希望春城市不要成为吴德才的一统天下,允许我办完我承诺的几件事,然后自动辞职。难道这个机会也不给我吗?”

冷小月深知李本仕是一个只会扎扎实实工作,不会勾心斗角的老实人,很难接受被吴德才搅乱的极其复杂的现实。冷小月灵机一动,从另一个角度安慰他,也提醒他:

“是的,你美好的理想与吴德才提供的现实反差太大,这是你特别痛苦的根本原因。不过,你要明白,吴德才是一个很难得的反面教员。一个人在生命实践中得益最大的是从敌人那里,而不是从朋友那里。敌人,能够使你变得更加聪明,更有智慧,更周全地思考问题,更妥善地办事,因而能把工作干得更好。而从朋友那里,我们可能得到一点同情和救济,但它有

可能使我们产生依赖思想,从而丢失可贵的拼搏精神。逆境很折磨人,但它能够锻炼人的意志,有一定的好处。它有点像是有毒的蟾蜍,能够分泌出毒液,但它的头上顶着一颗珍贵的宝石。我们要像用毒药制造止痛剂,用大便秘炼香精,从苦瓜里分解出甜汁那样,利用吴德才给我们制造的一些困难和障碍,加工、提炼出我们需要的警惕性和免疫力。”

李本仕向冷小月点头示意,似乎是在说:我赞成你的意见,感谢你的良苦用心。但冷小月也会清楚地看到,李本仕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任何轻松,他没有从吴德才设置的障碍和陷阱中走出来,心情极其复杂地说:

“小月啊,你说的这些完全正确,对你也许更有用处——因为你正在研究‘执政学’。我要是年轻力壮,也许会有些好处。可你看我身体多病,支持工作都很吃力,还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吴德才吗?就是研究出个一二三来,恐怕也用不上啦……”

李本仕说着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悲伤,冷小月知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吴德才这两年的破坏,使他精神萎靡,身体崩溃。不对,更准确地说,是高首万、怀志刚毁掉了他——如果不是吴德才有这两个后台,就是发动再大一些的攻势,李本仕也不会畏惧,而具有胜利的信心。可吴德才偏有这两个人支持,李本仕知道自己注定要失败,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心灵上受到严重的创伤。而精神的伤害是万恶之源,引发了他健壮的身体像是决口的大堤,多种疾病乘虚而入,接连患上糖尿病、胃出血、冠心病。这很像一个腐败的家庭,其中有的孩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欺负老实的孩子,昏庸的父母却不主持公道,偏袒坏小子,压抑老实人,摧毁了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冷小月企图改变李本仕的思维方式,希望解开他心灵深处的死结,彻底改变他的心理图象。于是,她用探索问题的口气说:

“本仕哥,当前的不正之风这么严重,几乎成为全国各地共同的‘流行病’,一些地方‘说真话要受到批评,坚持原则要被调离工作,不行贿者要在竞争中下岗’。这是为什么?我倒是想为其中的大多数人说道公道话:因为我们现在存在滋生不正之风的土壤,人们为了自己和子女的生存,或者用人民币和美元铺一条通道,让自己走进能够保障生活的岗位,或者用美元和人民币为自己买一份‘保险’,加固一下自己本来不错的地位,构筑一个真正安全的地带。这都是属于情理之内的事,不能过分责怪他们。当然,

吴德才品质恶劣,已经犯罪,不在我为之辩护的人群之内。”

李本仕显然被这个问题所吸引,他联系自己看看周围的干部群众,谈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你这个观点接近社会的真实。卷进不正之风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坏的恶意,只是被迫的适应,以求得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相反,不搞不正之风,顶风而上,需要勇气、意志和力量不说,往往要吃眼前亏,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

冷小月见李本仕已经进入她设计的思维轨道,便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探讨深层次的问题:

“本仕哥,你可能要算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人。在激流中竹排永不沉没,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们不是那么实,用坚硬的外表掩饰着虚虚实实的内容;二是许多竹杆连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抗冲击力量,就能在激流中不受任何浪头随便摆布。我从这里得到启示,觉得你太实在,而且缺少与吴德才抗击的合力。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就没有打算用字画、珠宝维修一下你现有的宝座?你想没想过用人民币和美元构筑一条到达更高一个位置的通道?你没有钱,这个我知道,但你没吃过猪肉,可见过猪走,为什么不去借大老板的‘腿’,来搓自己的‘绳’?你没想过联合起来与吴德才斗争吗?难道你没有这个条件吗?”

李本仕对冷小月提出的几个问题十分重视,他认真地拿起锋利的“解剖刀”,无情地剖析自己心理历程,真实地展现在冷小月面前:

“我老实交待:我想过,比如给我的伯乐高首万送一笔钱,或者送一幅著名书画,而且我也有着比别人更方便的条件——有不少房地产开发商人托人找我,要求批一块地皮,或者想要一点优惠政策,全都明里暗里提出交换条件,表示愿拿重金贿赂我。只要我的贪心一占上风,笔杆子一歪,出卖一点权力,就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但给上级领导送钱有人代拿,送礼有人代买,而且我自己还可以很快成为千万富翁。但是,我不能如此办理,那就不是我李本仕了。我也想靠我的人缘团结几个人,与吴德才唱对台戏,但怕会造成春城混乱,我于心不忍!现在回忆起来,我能做到不与吴德才同流合污,因为我有两根坚固的精神支柱。”

“哪两根精神支柱?”冷小月紧跟着询问。

李本仕因为对这两根精神支柱有多年的思考,可以说胸有成竹,因而

回答起来非常容易,说的也很有条理:

“一个是理智上的支柱,主要来自多年的正规教育。我有一个肉体,又有一个灵魂。它们都要求满足自己,我首先要满足谁呢?多年的正规教育使我有足够的中国人的正直和真诚,愿意用自己的汗水甚至鲜血,为贫困的祖国、民族冲走它们身上的泥污。这是我们中华儿女义不容辞地要改变的残酷的现实。在实践中,我深刻认识到:一个意识中没有竞争的民族,是一个品种低劣的民族;一个血液中没有忧患思想的国家,是一个十分危机的国家;一个没有制约机制的人群,是一个腐败而没有希望的人群。而索贿买官,说谎欺诈,不是真正的竞争,必然要把大量优秀的人才排挤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之外,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在‘危机’中生活的时间更长,使我们的民族陷入‘低劣’人种的行列,并在其中滞留。所以,我的生活原则是以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拼命地工作,参与正当的竞争,决不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因为我的不正当竞争而影响进程。所以,不管别人怎样买官卖官,我都不能去骗取本不属于我的任何东西。——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支柱。”

“那第二个支柱呢?”

李本仕明显变得瘦弱的身体显得十分疲劳,接连咳嗽了几声。他喝了两口热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讲述说:

“再一个是感情上的支柱,主要来自良好的家庭教育。我的父母都有一定文化,心底都很善良。他们从我小时候就经常灌输:做人就要顶天立地,光明磊落,不要拖泥带水,低三下四。母亲对我说:爱财虽是人们的一种共同本性,但君子一定要做到‘取之有道’;当官是社会的需要,但要先做人,后做官。她常说:人这一辈子,都在时时刻刻用善、恶两种不同颜色的线,交错编织着属于自己生命的黑红双色布:如果行善的红线多于作恶的黑线,这块生命之布就是红色的;反之,这块生命之布就是黑色的。我深爱着我的母亲,相信她说的就是真理。所以,这些教导早就铭刻在我的脑子里,溶化到我的血液里,已经成为我的护身符:当邪念一旦涌上心头,母亲的教导立刻出现在我脑海里,想到母亲养我的艰苦和她对我的殷切希望。这时,我总坚定自己的信念:生命是每个人都重视的,但在人生中,还是应视荣誉高于生命。”

母亲把一颗正直而善良的心送给李本仕,因而使他深深地受到人间

的伤害和折磨,这正如人们所说的:“正直贾祸,良知招灾”。李本仕按照市委的要求,真实地调查清楚吴德才造假的过程,应该是一种正直;他一心一意要为春城人民做成几件事,兑现他的承诺,应该是一种良知。可他得到的却是吴德才的一次次陷害,还要结果他的生命。李本仕没有因此埋怨母亲,而是为他有这样一个母亲而自豪。

冷小月经常听到李本仕怀念自己的母亲,常为这个母亲为了儿子和丈夫留在艰苦农村而激动不已。现在又他讲到母亲的苦心教育,冷小月的脑海里浮现出“孟母”的光辉形象,不由充满敬意地说:

“你家这位大娘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偏僻而穷困的农村,默默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营养培育自己的儿子,特别是用世界上最美好的材料塑造儿子的灵魂,而她自己没有过一天幸福生活就离开了人世,甚至都没有看到她儿子的成功,中国有多少这样无私奉献的母亲啊!”

这几句话引发了李本仕思念母亲的深切感情,善良、慈祥、勤劳而又严格要求儿子成长的母亲形象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眼睛变红了,声音因为眼泪的梗塞也变得不太流畅:

“我母亲是伟大的,但、但是也十分可怜。我常常这样想,没有母亲巨大的付出,没有母亲痛、痛苦地忍耐,没有母亲坚强地坚持,就不会有我这个幼小生命的存在,更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父亲当村党支部书记事多,我苦命的母亲,除了坚持教书外,还一直在田野里承担着本不该由她来承担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沉重的家务,千方百计为我争取生存的条件和拓宽我发展的空间。十几年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没发出一声叹息,没表现出过一丝一毫的气馁。可我从没有向她述说过我的感受,更没有来得及做一点报答,甚至都没有说过一声‘谢谢’。她在穷乡僻壤默默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在舒舒服服地接受着母亲的关照,谁都没有一点虚情和客气。回想起这些,我很悔恨,我很内疚。我为什么不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向她诉说自己的感激呢?也许那样会使母亲在孤寂中得到一点安慰和欢乐,在超负荷发劳累中补充一点力量。今天,我知道我错了,母亲,我亲爱的母亲,你能够原谅我吗……”

李本仕再也说不下去了,断断续续的哽咽代替了语言,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接着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哭声。这种真挚的感情感染了冷小

月,也跟着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呆了足足十几分钟,两个人都平静了下来,冷小月安慰他说:

“本仕哥,你也不要过分悲伤,据专家们研究,人世间有两个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个产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个产生在老师与学生之间。两对中的前者都是辛苦的收藏者、奉献者,而后者则是幸运的收获者、受益者。我们收获了父母和老师一生的储蓄,却无法进行等量的回报,连个四指的收条都没有留下,大多数人没有说一声‘谢谢’。这是人生的两个比较普遍的缺憾。”

“是的。”李本仕完全赞成说,“这的确是人生的两大缺憾,我这两个方面都严重欠帐。对老师我说过感谢,但经济收入不允许我进行丰厚的报答;对母亲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她却因为在艰苦的农村生活,积劳成疾,病入膏肓,四十多岁就离开了我们……”

冷小月听完李本仕的陈述,好像从更深层次认识了他,对他的佩服中又增加了尊敬的内涵,真情地激励他说:

“你应当把对母亲的怀念变成巨大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和强化你这两根十分宝贵的精神支柱,重新振奋精神,向不正之风宣战,让那些腐败的骨头战栗。”

李本仕一听到“现实生活”几个字,脑袋膨胀得几乎就要爆炸,心情马上沉重了许多,脸上的表情也凝固起来,坚定地说:

“小月,你尽管放心。我心中的这两个支柱永远不会自倒,只能被别人打断。你应该知道,在咱这里抵制不正之风,实际上是在和整个社会作对!失败的结局是明摆着的!一个人明知自己的一生是悲剧还要活着,你能体会这种滋味吗?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明明知道自己处于黑幕之下并要在黑幕下牺牲,却又没有能力去拉掉这块黑幕。我李本仕难道不就是这残酷现实中一个悲剧人物吗?!”

冷小月思考了一下,深沉而坚定地说:

“在我们这里,悲剧随时都可能上演,而且还会是多集的连续剧。但是,悲剧决不会一直演下去。我们即使是其中几集的悲剧人物,也要刚刚骨骨地演好自己的角色!那怕是最大的悲剧——死亡落到自己头上,也要演得十分壮烈。”

“这一点绝对没问题!”李本仕十分激动地说,“我灵魂里两根支柱使

我能够做到——

两袖清风活在世，
一片净土埋忠骨。
原本洁来还洁去，
不让灵魂沾泥污。

有这两根柱子支撑，我的生命永远不会在不正之风中倒下。”

王文倩虽在辅导儿子学习中，但一直侧耳倾听着丈夫和小月的谈话，她的那颗心一直随同李本仕的情绪波动。王文倩听到冷小月那发自内心里的语言，那来自纯洁灵魂的感情，立即联想到古今中外一些真挚朋友的范例：中国古代的鲍叔牙和管仲，外国的达·芬奇与贝尔托拉费沃，弥盖朗琪罗与加伐里哀，拉斐尔与翁白尔同，他们之间真正的友谊都成为前进的真正动力。她希望自己一家能够与冷小月结成这样的朋友，互相关心着，又都在激励着。

王文倩自知没有冷小月的语言和思想，她对李本仕的安慰只是真诚的爱情。她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李本仕，尽量让他们两个合二而一，把自己心中的热情加温到最高度，努力溶化李本仕心中的冰。她送走冷小月以后，打发儿子睡觉，然后把李本仕拉到自己怀里，紧紧地抱住他的头，深情地吻着他的头发，用不多的话语安慰他：

“本仕，社会关系太复杂了。你看一看，现在，咱这里许多道路都被封锁了，只有腐败之道一路绿灯。你身上已经中了许多支毒箭，而且还会有一些毒箭正准备向你射击，这就使你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自卫：一是要忍痛拔出这一支支毒箭，以防剧毒进入膏肓；二是要立即动手术挖去已经中毒的肌肉，防止剧毒扩散到全身；三是要在身上挂满挡箭牌，防止继续中毒箭伤身。因此，我劝你要倾听每个人的意见，但要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要接受大家的批评，但要保留你自己的判断……”

王文倩没有更多的话，只有用她那雪白而温柔的手的抚摸来补充。她一边抚摸着李本仕的脖子，一边在心里自言自语：我深深地爱他，从来就不是贪图什么荣华富贵，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情把他系在我的每一根心弦上，是一种对邪恶的憎恨和对正义的崇敬加固着我们这座婚姻的城

堡,抗拒着痛苦的冲击,安慰着这位在改革前线冲锋陷阵而受伤归来的英雄,难道这不是中国妇女的本分吗?!

李本仕感受着冷小月真诚的友谊,体验着王文情对他炽烈的爱情——这已是维系他生命的两根缆绳。王文情为他展示出的一个情愫相通的迷人世界,冷小月为他营造成的一个没有欺骗和坑害的空间,使他能够暂时忘掉吴德才给他制造的一切不幸……